

在长安马王镇的一方土地上，座落着全国最大的工业造纸网基地——西安造纸网厂。

立冬时分，记者有幸在这里感受到了为西安市夺得国家级第一枚质量金牌的“西网”人，那丰富多彩、令人陶醉的“夜生活”。

华灯初上。劳累一天的人们脱下工装，扶老携幼，纷纷涌向篮球场、棋艺室、影剧院、阅览室，那粗犷的笑声，那亢奋的激情，处处体现在文娱活动“团结、教育、娱乐、健身、效益”功能上。厂工会主席许振斌介绍说，因工厂远离繁华市区有27公里，加上工厂与农村相接壤，昔日的职工文化生活一直显得沉闷、单一、无味。今年以来，工厂为有效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职工多层次的需求，舍得花大钱，下大力气，抽调一批精兵强将充实工会文体工作，先后筹建了“西网”小电视台、工人艺术团，办起了激光舞厅……并把电视镜头始终对准一线工人，说职工，唱职工，形成了“月月有赛事、天天有活动”的文体活动新格局，把更多的职工从酒桌旁、麻将堆里吸引了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群体意识。

灯火通明的篮球场上，由厂长高万卿率领的厂长队正与厂女子冠军队，打得难解难分。众女将在场上奋力拼搏，大丈夫们在场外呐喊助威；娃娃拍巴掌，老翁乐开怀，场上场下，情感交融。笑声、掌声、喧闹声，声声入耳，已远远超过了竞赛本身的意义。厂内各级领导除特殊情况外，几乎都要参加各类棋赛、球赛和歌咏大赛，这已

## “西网”人的夜生活

桂维平

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他们认为，这是与职工情感交融的最好方式。工厂一度篮球热得竟将镇上商店的所有篮球抢购一空，乐得店主直点头。

在棋艺室里，向来观棋不语的工会副主席黄春却向我们拉开了话匣：“为了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工会还相继成立了兴趣小组，钓鱼的，养花的，读书的，还适时组织故事大赛、中老年迪斯科和青春美时装大赛。有的工人甚至要求工会悠着点劲，否则都不知该参加什么活动好了。”家委会主任郝志林接过话茬说，今年开展文体活动以来，厂里民事纠纷仅仅发生了一起，往年为来调解民事纠纷，我们的门坎都快踏破了！

球场赛事刚停，舞厅的声乐又大作，吸引了一批批舞迷。琴师、鼓手、号手、歌手，个个一专多能，几乎清一色的工人。雪球、雪滚、组合音响，都出自两个青工之手。刘恩庆、杨明助虽然不会跳舞，但却乐此不疲。他们用废旧镜片自制的雪球、雪滚，光彩照人。仅此就为工厂节约资金1200多元。小刘告诉记者，我虽然不会跳舞，但当工友们在彩灯下翩翩起舞，我那颗心里甭提有多乐了！此时，俱乐部主任张伟民一曲悠扬、豪放的“信天游”，赢得“满堂彩”！把舞会推向了高潮……

夜深了。我在思索：这唱唱跳跳不正是“西网”文化的深层次渗透？！这蹦蹦跳跳不正是“西网”精神的真实体现吗？！

“污”；静玲为了不“欺骗”乃川并表示对文清的矢志不渝而毁容进而跳楼自毙。从上述的情节不难看出，这几个青年都是纯洁的真诚的，对爱情的态度都是如痴如醉矢志不渝的，他们都好像是在各自的路途中多走了一步，而这一步正是一个复杂的分界线——地狱和天堂的分界线。这正是影片给人们的重大的启示，教我们如何去把握道德的理智和精神的超越，追求更高层次的更为现实和理想的爱情。

### 《大磨房》——吴子牛又一部

#### 思考战争与人关系的影片

有人称他为嗜血的，因为他执导的八部影片六部都是战争题材。一个童年经历过反右，少年长成于文革，青年后插队，历史磨难深烙心灵的艺术跋涉者，吴子牛企图从人类文化的角度审视战争这个伴随人类历史进程的特殊岁月对人性的影响。获柏林“银熊”的《晚钟》、使影坛大大热闹了一阵的《欢乐英雄》、《阴阳界》都于血腥的屠杀中表现战争对人类的摧残。

原名为《灵旗》的《大磨房》又一次以革命战争中一对农村恋人的爱情悲剧重申了这一主题。

影片以主人公眼中的自己展现出往事：年过七旬的青果老人恍惚中总看见五十年前的自己。碰到一次出殡，死者正是他青年时的恋人。五十多年前，青果与九翠相爱，青果加入了“红头勇”（红军），当他身负枪伤死里逃生回到家乡，九翠已被嗜毒成癖的爹卖给富有而肆虐成性的痲子乡长廖百钧做了老婆。仅管九翠倍受痲子的折磨却没有勇气和“无颜”与青果一起逃走。

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防乡团地痞二流子残酷杀害负伤和失去联系的红军。黑寡妇竟从廖百钧枪下买走一个伤员和自己的女儿成亲后再活活溺死，以了女儿死前夫的苦愿。战友的血逼迫使青果不得不挺胸面对血腥的现实，于是，作恶的人连连失踪。

大磨房里，青果将五花大绑缚作小鸡的黑寡妇、烂胖等人扔在巨大的磨盘上拉开水闸。磨盘悠悠转着，碾碎的骨肉合血成浆染红了磨房。柏油涂身的青果潜入寥宅出其不意地勒死沾满战友鲜血强占自己的恋人的寥痲子，从火里救出九翠。善良的九翠惊愕青果的残忍，绝望中走进山顶密林的庵内。（冠英）

杨岗 摄影  
周末 摄影



刊头设计 刘靖宇  
本版编辑 冯瑜

## 文艺信息

△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13日赴湖南株洲参加“全国歌剧观摩演出”，献演本团创作的民族歌剧《桃花渡》。

精选有15台歌剧新作的“全国歌剧观摩演出”，由文化部主办，为期10天，期间还举办小型剧歌舞台美术展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作的优秀歌剧舞美作品。包括舞台布景设计、人物造型、服装设计图、节目单、海报、舞台模型等。

（李凤山）

△为纪念雅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配合扫除六害，铁道部第一工

## 欣闻集邮热降温

司马南

集邮热降温而“欣闻”，这话对于爱好集邮的朋友，或许会听来不大舒服，乃至误以为我闻集邮热降温而兴灾乐祸。其实，降不降温原本与我无干。之所以要“欣闻”，因为此“热”似乎的确过于炽热了一些，以致伤及别人。

那是前年发生的事。给外地一位朋友去信时，随手贴了一张刚发行不久的八分纪念邮票。未料，信寄出后两月内竟无回音，后来才得知此信对方根本没有收到。因同样的事前后发生过多次，便静下心来认真考证了一番，结论是：对方之所以会收不到信，“祸根”恰恰是那张在我眼里毫无价值的纪念邮票。以后便学乖了，买邮票不能买纪念票，要想平安无事，只能买发行量最大的“北京民居”。

作为一种普及全球的业余文化，集邮活动当然是一件好事，但

同时，最起码的道德似乎也不应丧失掉。自然，这不单单指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窃取别人信件一事；还有集邮中出现的欺骗、讹诈、掠夺等行径。

任何一种文化活动，它的出发点无疑包含着陶冶情操。集邮是如此，收藏古玩、集报、藏书等也无不如此。随着对一种文化的爱得久、钻得深，情操总该越来越高，总不能越来越低贱，以致成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弄得别人日无宁日，终日惶惶然的洪水猛兽吧？

走笔到此，我想我对集邮热降温之所以要“欣闻”，绝非无的放矢了。希望有集邮之好的同志不必多心，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讲道德的。况且，虽然集邮热降了点温，而其他长久被冷落的文化升温，也未尝不是好事。



周末闲谈

## 地狱与天堂的分界线

——影片《地狱天堂》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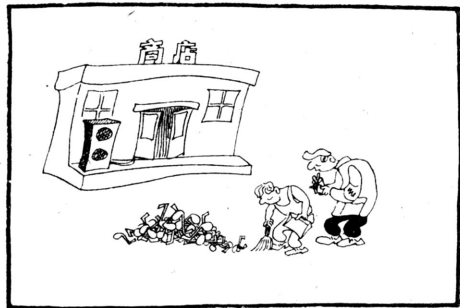
++++++ 唐光中 ++++++

三个男子和一个少女痴情的爱也许在天堂能够实现，但在现实生活中仅仅向前多走了一步便跨入罪恶，这便是电影《地狱天堂》的大体内容及其意蕴。根据琼瑶小说《失火的天堂》改编的这部影片，描写了大洋彼岸当代青年在对性的解放和爱的自由的把握中面临的巨大悲剧，它以深沉的启迪给人们特别是青年男女以震撼心灵的关于人生重大课题的种种思索。

也许一些青年观众对影片中各个人物的结局大惑不解，然而这正是令人深深咀嚼和反思的地方。人类之爱从来不同于其他物种之爱，性爱 and 情爱之间也从来是一种不等号，甚至于情爱和爱情也根本不是一码事。爱情，是双方共同的需求和赋予，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它必须在人类传统的和现代

的文明道德和伦理的规范内而存在，这常常使年轻的痴男痴女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往往是纯洁真诚的却因为多走了一步而坠入地狱。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对爱情的冷静的思考，在爱的过程中追求尽善尽美的人格。

还是让我们回到影片的人物上来。情欲压抑的马龙从来没有得到过漂亮妻子的床上之爱。于是妻死以后对妻子一个模样的养女静玲两次行奸，宁受十年苦役并在静玲面前自杀赎罪；收养了静玲的医生文清之妻为了躲避静玲对文清的爱而负责任地远去美国；文清固执地坚持对静玲的父爱而强抑了自己的爱情辜负了静玲，从而把她推向了世俗的深渊；乃川对静玲的爱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却无法忍受被强奸过的静玲对自己纯洁的爱的所谓“玷



张彦斌 作

程局文工团演出大型话剧《黑雾》，该剧已在各工矿演出20多场。

《黑雾》描述了两个不幸家庭的悲剧。几个青年人，由于意志薄弱或因缺乏理想，一时追求所谓的“精神解脱”而误入歧途，吸毒成瘾，酿成个人家庭触目惊心的悲惨结局。该剧尤其对青年人有警诫作用。（李岚）

△我省中年诗人石坚的新作《山魂》，最近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著名诗人、评论家阿红为该诗集作序。（秦月）

1924年8月5日京剧艺术家汪笑侬在上海春仙茶园演出了自编京剧《瓜种兰因》（第一本），开创了京剧饰演外国题材的先河。

《瓜种兰因》亦名《波兰亡国惨》，说的是历史上波兰与土耳其交战，兵败乞和，被外强瓜分的故事。戏演出时，台上的演员身着外国服装，嘴里却唱着人们耳熟的西皮、二黄，以形式上让观众既觉亲切又耳目一新。戏中大段慷慨激昂的念白倾诉心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提醒国人要正视中国被列强宰割的现实。

《瓜种兰因》的演出引起了各界观众强烈反响。蔡元培等主办的《警钟日报》在戏演出后发表评论，认为《瓜种兰因》“其寄托之遥远，结构之精严，音律之悲壮，实为梨园所未有之杰构”。



文化宫

## 谜语

- 谈恋爱（陕西戏种一）石林海
- 短斤少两已查实（四字常言）
- 久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唐诗篇目一）蔡芳

上期谜底 青蛙 蛇

一秀才买柴曰：“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听得过来二字便担到面前。秀才问曰：“其价几何？”卖柴者听得价字，便说了价钱。秀才曰：“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转身担柴走了。

秀才买柴古代笑话